

咸来篇

## “抗日模范乡”咸来—— “最后一碗米”送同志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操

咸来地处琼文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这里不仅是抗战时期琼崖特委和部队领导机关的驻地,还是消灭日军的战场。咸来军民曾以各种方式同日军进行顽强战斗。

亲历者讲述日寇恶行  
红色革命老区一度沦为  
“无人村”

1939年2月,日寇铁蹄侵入海南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80多年过去了,出生在咸来地区沐泽村,今年90岁高龄的陈文冠回忆起日军的暴行时,仍然义愤填膺。

咸来地区地处琼文抗日根据地的纵深腹地,地理条件优越,群众基础好。陈文冠讲述,日寇先后在咸来周边的大致坡、土桥、龙马坡、三江等地建立了据点,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和“蚕食”,咸来处于被包围的险境。“我们咸来地区是革命老区,群众不低头,不领‘良民证’,不做日本工,不给日寇送粮。”陈文冠说。

1941年春,日寇对村庄发起空袭,敌机一阵阵地向田间劳动的农民扫射,向村庄俯冲扔炸弹,偏僻宁静的山村瞬间陷入火海,“突如其来其来的飞机声、机枪扫射声、爆炸声,一下子把我这个从未见过飞机的山里娃给吓蒙了。”陈文冠说。

空袭中,一枚炸弹投中了陈文冠家正屋,屋子全部被炸平。弹坑1米多深,坑底已见水;伙房屋顶被炸开了,里面的坛坛罐罐等均化为灰烬。

陈文冠的记忆中,日军主要轰炸福泽、美棠、大尼坡3个村庄,大部分房屋被摧毁,农民们丧失了栖身之地,只好在山林里、荒坡上搭起草屋遮风挡雨。

狂轰滥炸之后,1941年秋,日寇实施了更为残酷的“三光”政策,轮番进行“清乡”“扫荡”。

“日军的‘围剿’‘扫荡’仅一天时间,我们村就有289人被杀害,有5个家庭全被杀光,整个沐泽溪都被鲜血染红了。”陈文冠不忍回忆,村民符文光和妻子及3岁的儿子来不及逃跑,日军将他们抓到村祠堂前,吊在大榕树上,极其凶残地用军刀活活捅死。

在陈文冠的回忆中,日寇还进行了两项管制。一是食盐管制。禁止沿海盐民晒盐,禁止长途贩盐。有一些胆子大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海边晒盐贩卖,但这类人比较少。食盐得来不易,大多地区陷入了盐荒;二是火药管制。生产火柴的原料断了来源,就没有人生产火柴了。人们买不到火柴,夜间陷入了黑暗。

宴会由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黄大猷主持。他高声说:“战友们,乡亲们!我们在罗板铺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这次战斗的胜利,同咸来乡、道崇乡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这碗酒,敬我们的乡亲们!”

此后,黄大猷大队长又倒了第二碗酒,清了清嗓子,说道:“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指战员勇敢、机智,打出了我们的威风,这碗酒,敬我们所有参战的指战员!”

“还有第三碗酒”,黄大猷大队长边往碗里倒酒边说,“要敬参加这次战斗的全体女战士,她们在战斗中表现得相当英勇。”这场宴会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05岁亲历者陈玉兰。受访者的供图

咸来乡党总支委员符气福  
“最后一碗米”送给革命志士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梦想!”近日,在海口市美兰区新云下村,原咸来乡党总支委员符气福的儿子符策敏回忆起父亲当年给他讲述过的往事。在他的记忆中,咸来乡的群众曾倾其所有,为抗战同志送来米、送来粮、送物资。

1941年7月初,琼崖独立总队集中主力一、二支队,在美德地区狠狠地打击了企图入侵我根据地腹地的日军。7月底的一天晚上,琼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仪式暨县政府领导成员选举大会在咸来乡符氏祠堂前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琼山县各区、乡抗日民主政府人员和各阶层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外,还有好几百名当地群众。

符策敏介绍,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县联区办事处主任吴耀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我们决定成立县抗日民主政府……要跟敌人抗到底,哪怕是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决不妥协,决不退让!”

此后,咸来乡乡长符气凤找到了符气福说:“今晚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有近一百人,他们来到这里路途遥远,又得赶夜路,很辛苦。上级要求为他们准备点吃的,让他们吃过饭再赶路。”

符气福是咸来乡党总支的委员,平时积极组织村民们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并筹集粮食支持独立总队。他立即把村民们集中起来,动员大家把家里的大米、地瓜、地瓜梗及其他食材拿出来一些。符气福对村民说:“乡亲们,请你们回家把压缸底的大米也拿来,给同志们做一餐可口的饭。这是我们支持县抗日民主政府的一件实事。”说完,他也转身找米去。

“我的父亲已经把家里的大米几乎全送给了县抗日区办事处的筹粮员,只剩下这最后一碗也拿了出来。”符策敏说。

当晚,琼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仪式圆满举行,标志着琼山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进一步壮大了抗日根据地的力量,为粉碎日军的疯狂“扫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会圆满地结束了,那些远方来的与会人员则走进符家院子,准备吃点食物后再回去。早有准备的新云下村村民,把一盆盆散发着香气的地瓜饭端到院子里。

“地瓜饭配上各种下饭的农家菜,让每一个远方来的同志都吃得很快。”符策敏说,父亲和其他年轻的村民一道,在人群中穿梭提供服务,非常高兴。



罗板铺战斗遗址。



图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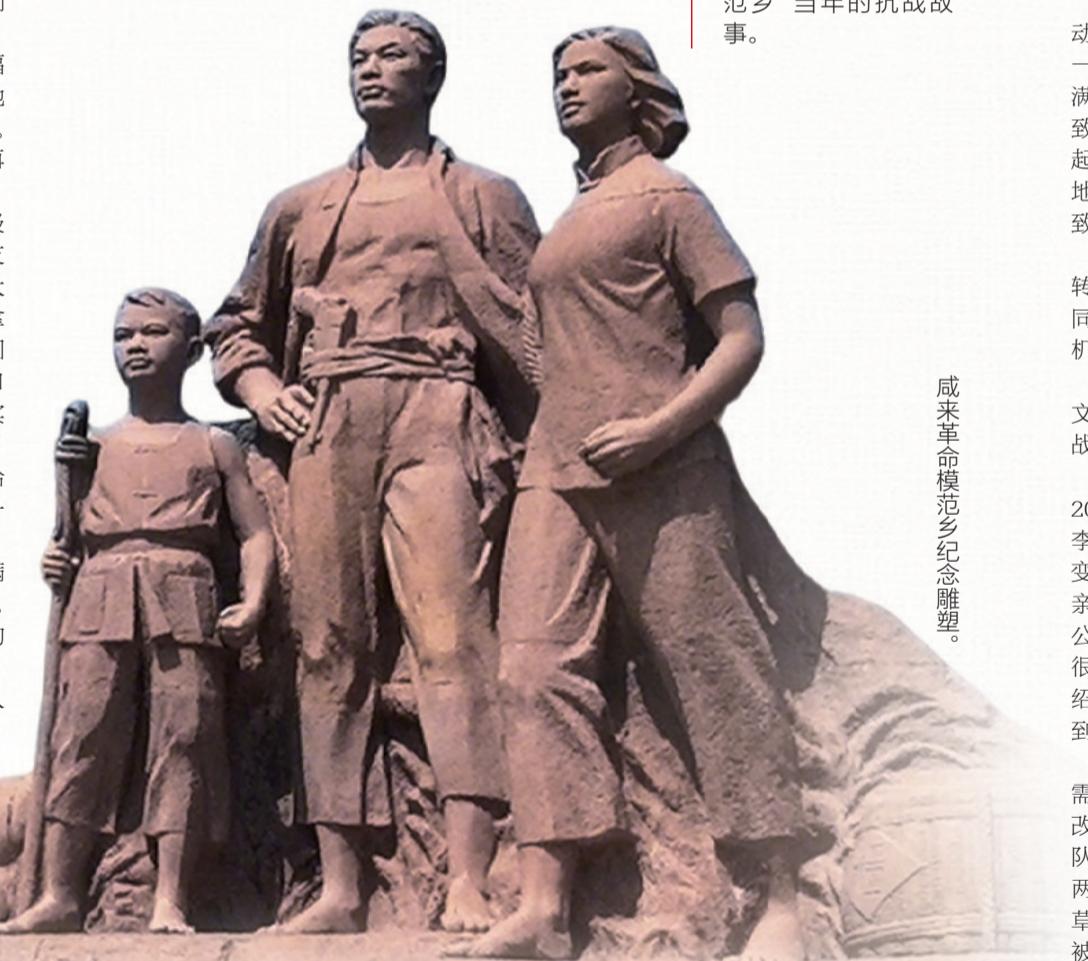
图

# 烽火铁血咸来

琼岛“革命模范乡”的壮烈史诗

编者按

1950年5月1日,海南解放。1951年8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海南行政公署民政处首次开展革命老根据地评划工作,授予琼山县咸来乡、文昌县南阳乡“革命模范乡”光荣称号。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海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省委党史研究室分别派出工作人员,与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一起,实地采集咸来、南阳两个“革命模范乡”为抗战胜利所作出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的事迹,寻访当事人和知情者,听他们讲述两个“革命模范乡”当年的抗战故事。



咸来革命模范乡纪念雕塑。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员 王方东 摄

# 铭记历史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抗日模范乡”南阳——  
“我们不能当亡国奴”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操

南阳革命老区既是反“扫荡”中铜墙铁壁的一个光辉典范,也是琼文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在这里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抗日杀敌的好儿郎,被誉为“革命模范乡”。



105岁亲历者陈玉兰。受访者的供图

南阳抗战英雄后人讲述  
革命先烈浴血奋战抗击日寇

南阳抗战英雄符致东的女儿符祥辽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父亲和李良枪林弹雨的抗战往事。

“我的父亲出生在南阳乡交东行村一个贫苦的家庭,受革命思潮影响,他9岁就参加了儿童团组织。”符祥辽介绍,父亲在南阳乡广益小学担任教员期间,结识了陈俊、陈丕茂等革命进步人士。1938年,经陈俊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2月10日,日寇入侵琼岛。22日,文昌文城沦陷。国难当头,符致东挺身而出,他在城市人群中就地拉来一条长板凳,站在上面,目光敏锐坚定地对人群喊道:“乡亲们!日军今天轰炸了文城,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此后不到10天,他们就拉起了一支120多人的南阳乡抗日游击队,由李良任队长,符致东担任指导员。

日军占领文昌县城后,一直蠢蠢欲动,觊觎革命活跃的南阳。南阳保卫战第一枪在当年4月中旬打响。获悉将有3辆满载日军的军车向南阳进犯后,李良和符致东凌晨时分带领游击队钻进树林埋伏起来。早上八点多,文城公路的尽头渐渐地出现了一个小黑点,两个、三个……符致东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目标。

不一会儿,埋伏在地上的符致东侧身转头和身边的李良交换了一下眼神,几乎同时喊出:“打!”队员们一齐命令,立即用机枪和步枪对着日军一阵狂射。

“猛烈的枪炮声过后,日军仓皇逃回文城。”符祥辽说,抗日游击队伏击日军首战告捷,南阳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

一个月过去了,日军又重新集结了200多人,从文城兵分两路,入侵南阳乡。李良和符致东率领的抗日游击队根据敌情变化,采取多种方式对敌斗争。“李良和父亲还多次带领游击队在文城通往南阳墟的公路上袭击日军的运输补给车辆,缴获了很多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符祥辽介绍,日军加大兵力侵占了南阳乡后,四处遭到游击队的伏击、袭击,不得不再次撤离。

1940年底,由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琼崖特委决定将南阳乡抗日游击队改编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第七中队,李良为中队长,符致东为指导员。不到两个月,第七中队先后参加了六四坡、青草、白引、芒谷湖等地的战斗,打出了队威,被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评为“模范中队”。

“郭巨川的儿子也积极投身支持抗战的洪流之中。他同其他华侨筹集了一笔折合国币5000多元的款项,汇给‘木子良’(即李良),作为游击队的活动经费,并通过轮船邮回一批物资指名给南阳乡抗日游击队。”唐若玲说,南阳华侨除积极以钱款支持祖国、支持家乡抗战外,还身先士卒,投身抗击侵略者的战场。唐若玲列举了一串华侨英雄的名字,张书江、范少伯、范少怀……他们为抗战献出生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总团人员绝大多数就地分配到琼崖特委领导的党政军各部队,继续为抗日救国作贡献。

南阳篇

105岁女地下交通员回忆  
全家为革命出生入死

在海口市解放西路工人文化宫宿舍区,住着一位105岁的老人陈玉兰。她18岁参加革命,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为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女交通员,无论战争环境多么险恶,她的革命斗志始终不曾减弱,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琼崖革命事业。

1921年5月,陈玉兰出生于文昌南阳乡福基村一个光荣的革命之家。“我的大哥(陈传卿)、二哥(陈传英)早年便参加革命,在我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工作。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二人身份暴露,国民党反动派将两位哥哥逮捕并残忍杀害。”陈玉兰说,兄长们为了革命舍生忘死,慷慨就义的英雄事迹点燃了自己心中的革命之火。

参加革命后,陈玉兰便担任南阳乡专职的女交通员,负责南阳乡至文东北,南阳至琼山的白石溪、咸来、道崇几条线路的交通线。这些交通线路途遥、地形复杂,环境十分艰险。她告诉记者,自己摸索出不同的交通线路。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陈玉兰积累了判断敌情的丰富经验,她对人熟、对地熟,又机敏,每到一地都与群众打成一片。

1942年,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对南阳地区进行大“扫荡”、大屠杀,南阳乡政府为躲避敌人而撤离。陈玉兰因送情报时被树枝刺伤,无法跟随组织撤离,组织便将她安置在南阳乡里圮村附近的山里养伤,幸好得到村里一位叫黄云发的村民照顾。“当时,因为没有药物治疗,我的伤口溃烂流脓,我的腿上也留下了一条十几厘米长的伤疤,差点送了性命。”陈玉兰说。

“蚕食”时期,日军每到之处皆实行“三光”政策,对南阳地区进行大“清剿”、大屠杀,杀害烈士300多人,残杀干部群众1500多人,全家被杀的有79户,烧毁大小房屋近200间,占原有房屋的90%;18个自然村被夷为废墟;12所小学全被破坏;财产损失难以计数。陈玉兰在琼崖特委的领导下,跟日本军周旋斗争,带领游击队采集毒鱼藤(一种有毒的植物藤),将它们捣烂后投进水井和溪沟,使日军无法正常用水,只好撤离南阳。

经常在险恶的环境中工作,陈玉兰凭借着自己的胆大心细和机智顽强,让自己所负责的两条线路的交通工作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出色而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郭巨川的儿子也积极投身支持抗战的洪流之中。他同其他华侨筹集了一笔折合国币5000多元的款项,汇给‘木子良’(即李良),作为游击队的活动经费,并通过轮船邮回一批物资指名给南阳乡抗日游击队。”唐若玲说,南阳华侨除积极以钱款支持祖国、支持家乡抗战外,还身先士卒,投身抗击侵略者的战场。唐若玲列举了一串华侨英雄的名字,张书江、范少伯、范少怀……他们为抗战献出生命。

图